

# 做自己的“气氛组”

□司马小萌

太阳,从树丛中平静地露一小脸儿,完全没有和大红灯笼抢镜的意思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。

“做人要做这样的人”,著名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里唱的。

我的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,只有一些偶尔看到的、间或读到的、比较吸睛的要闻趣事;我的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,只有一些偶尔开心的、间或澎湃的、还算励志的只言片语。

来吧,敲起锣,打起鼓,自己做自己的“气氛组”!

1

黑龙江老朋友毕建华正在云南休养,刚才发来一张照片,称“有点诡异”,请“有点天文知识的”司马老师解释一下。

毕同学写道:“昨天晚上,我拍夕阳时,拍到了一张奇怪的照片:云彩中,有一个圆形的淡绿色的盘子,很像月亮。但现在这时段,月亮不是圆的。我同时拍的其他照片,并没有这个东西。”

俺把照片放到最大,左瞧右看。无法解释。

朋友圈里不乏聪明人,大家异口同声:“飞碟!”

好吧,欢迎外星人莅临地球[偷笑]!

2

“发点侦探片给俺。不要虐心的。我承受力差。[调皮]”我给承德晚报好友李玉留言。

正在耐心等待报纸大样的李总,忙里偷闲发来几个小程序。“啥好看的悬疑片啊?透露一下。我也喜欢!”盐城晚报小秀才赵亮加入进来。于是我迅速转去小玉发的电影帖。此时是晚上九点半。三个城市三位“福尔摩斯”,正在交流中……

小玉是忠实的电影迷,从2018年12月开始写《观影日记》,“已经快写一本了!”

天哪,看电影写体会,我觉得,那是高一小女生干的事。很难想象,人到中年的堂堂总编辑,还有此雅兴。

“好电影都会让人有所反思!”李总认真地说。

3

我很少写那种“让思绪在太空飞扬”的文章。但今年特别想写。新冠疫情已进入第三个年头,人类生存环境日益严峻,很想挣扎着发出几声呼喊。

很荣幸,在逆势上扬的《姑苏晚报》首发我的散文《说完月亮说太阳》。有趣的是,朋友们的标题也来了:襄阳姐们牛莉萍进一步发挥成《问完苍天问大地》,淮安姐们刘娟进两步发挥成《问完星辰问大海》。反正疫情期间基本都是“家里蹲”,我琢磨琢磨写个啥,也许,《问完朋友问自己》……

苏州日报社总编辑常新笑曰:您可以“九问”了[呲牙]。又说:《九问》应该算姑苏晚报约稿吧?俺回复:“估计得写一年[坏笑]。”一边答应着,一边心里打鼓:毕竟本人水平有限,有点心虚哈。

4

儿媳妇过来帮我理发。剪几根毛,不需去理发店,在家等着“上门服务”就好。忒省事啦。

当剪刀从耳边掠过,俺迅速叮嘱:“千万别剪耳朵!”

儿媳妇一脸坏笑,声称:“越怕什么,就越来什么!”还振振有词地指出:这是“诱导性思维”。

于是俺马上改口:“你绝对不会剪到我耳朵!”说完,自己先“哈哈”了。这,不也是“诱导性思维”么![偷笑]

第二天起床照镜子,吓着了!昨天刚剪的头发,左撇右翘,四处飞扬。这发型,也是“前无古人”了。

亲爱的理发师,看看你的杰作,忒萌了吧?

照片发到朋友圈,精彩点评有两个,想不想读一读?

包头晚报李强:“哇哦,每一撮头发都有自己的想法![呲牙]”

长江日报张小青:“哈,司马张飞,我亲戚![呲牙]”

5

爬了40多级台阶,登上21楼顶层平台,果然“不虚此行”:北京的夜,明亮、辉煌,洋溢着浓浓的奥运氛围。我用

华为手机拍摄。好友郭英明看到照片,惊呼:“哎哟哟,您拍得真棒!以后组织现场教学吧,办培训班。”俺谢绝:“太累!”

我这人也真是,当伯乐、学雷锋咋不觉得累呢?整天推荐这个,鼓励那个,精力充沛,干劲十足,搞得自己像外星人似的。(也保不齐真的是。如果你相信。嘿嘿。)

此处可以有掌声了!

6

在小区里转悠,拍了张柳树照片。尽管枝条光秃秃的,但形态很美,像幅国画。

北方的初春依然萧条,但南方已经生机勃勃。

没关系,不管迟来还是早到,都是春消息。

看到温州晚报一则报道:浙江泰顺发现植物新品种!

这是一种高达15米的乔木,栲属(壳斗科),“陈嵘栲”是它的名字,是为纪念温州平阳籍中国树木分类学的奠基人、著名林学家陈嵘而命名。“陈嵘栲”的发现,不仅是《植物志》上一个树木名字的增加,也是无数林业人踏遍山路的坚持和追寻。”

大自然还有这么多“未知”,等待我们去发现……瞬间,觉得这个星球又熟悉又陌生!



## 春风花草香

□安宇影

当残冬的最后一场雪心不甘情不愿地消融后,春风渐暖,伴随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,一望无际的田野里,各种各样的草芽儿争先恐后地往外冒,仿佛一夜之间,田间地头,坡前坡后,一簇簇青翠欲滴的野草就葳蕤成了一片生命的绿色。

我们迫不及待地挎上小篮子,兴高采烈地奔向那片广袤的大地。绿油油的麦苗,绿油油的油菜,绿油油的蒜苗,还有那无边无际、有名无名的野草野菜,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张巨大的绿毯。我们脱掉厚厚的棉袄,换上轻便的春装,在这张绿色的地毯上嬉戏打闹、翻跟头儿、打滚儿,尽情释放禁锢了一冬的童稚天性。疯了半天,忽然想起大人是让我们来割草的,于是忙不迭地赶紧割,那一棵棵鲜嫩的小草是多么可爱啊。想象着这些滴翠的野菜那美妙的滋味,我们恨不得赶快割满一篮子,立即回家让母亲做好了给我们吃。

你看,那一棵棵、一片片青翠可人的荠菜、面条菜、灰灰菜、米米蒿,哎呀,好多呀,不大会儿,就挖了满满一篮子。回家后,人们挑好的吃,剩下赖的给牛羊吃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面条菜,也叫面条棵,可以焯水后凉拌吃,也可以蒸着吃,最好吃的方法是煮在面条里吃。

有一种叫马齿苋的,不仅好吃,还好玩。那褐色的茎光滑柔韧,掐下来一截,撑在眼皮间,看起来滑稽可笑。我们以此来扮妖怪,还以此来驱赶瞌睡虫。那小小的野菜,给我们的童年带来多少欢乐啊!不过有段时间姥姥总是挖马齿苋吃,吃得我现在一看见马齿苋就反胃。

我喜欢的还有一种叫老饭蛋儿的野菜,叶子圆圆的,小小的,比辣椒籽还要小一点,做成蒸菜特别好吃,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劲道和嚼劲儿。不过这种野菜有一句不太好听的俗语,似乎是因其不太容易消化,所以奶奶从来不吃。奶奶是个特别讲究的人,像这种“名声不

好”或者样子不好看、味道不好闻的东西,她都是不吃的。

还有一种野菜,名字也特别有意思,叫猪毛菜,这个名字真是名副其实,因其长相和那根根直立的猪毛简直神似,因此而得名。不过这其貌不扬、其名不雅的野菜却特别好吃,最好的吃法是焯水后凉拌,滴点蒜汁和香油,嚼起来有点涩,有着泥土特有的野味和清香,让人百吃不厌。

属于野菜的时光很短,因为我们这里的春脖子特别短,一转眼间,地里的庄稼就蹿得老高,这些小小嫩嫩的野菜也老了,不能吃了。很多野菜长大后都会开花,荠菜的花是白色的,小小碎碎,像满天星;面条菜能长很高,在一片绿色的麦地里开出玫红色的五瓣花,非常美丽;米米蒿的花是黄色的,远望去和油菜花相似,但是比油菜花的花瓣

小。这些开满花的野菜,就不再是野菜,而是野草了。人们无情地将它们踩在脚下,似乎完全忘却了它们曾经的青葱美好的时代。它们也似乎从来没有在意过人们对自己的态度,等到第二年春天来临,又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,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一样。

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”那些生生不息、野火烧都烧不尽的青青小草啊,不仅养活了它们,也养活了我们的牲畜。它们和地里的庄稼一样,都是农人赖以生存的来自大地的恩赐啊!它们对人们毫无所求,从不挑拣任何生存环境,只要一场春

雨——哪怕没有春雨,只要到了该萌发的季节,它们就会一如既往地、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,田间地头,路边沟畔,甚至车辙乱岗,都有它们绿色的身影。它们从来没有辜负过和它们一样卑微如尘的乡亲。

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。”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经历多年奔波流离之后,暂居成都草堂,面对大好春光,诗人的思乡之情也更加浓郁。如今,我也只能在梦中回到故乡的青青田野,回到那片童年的乐土。这一棵棵小草,化为一缕缕乡愁,缭绕在我的心间,日日夜夜。

